

千古風流人物 名利夢一場

前兩回提到蘇軾出遊赤壁的情況，反映他矛盾的內心世界，一方面想在困頓中解脫，另一方面卻茫然而不知所措。到了翌年，蘇軾第三次出遊赤壁，這一年他已經48歲，被貶黃州已兩年多，接近「知天命」年紀的蘇軾，對人生似有另一番感悟。前後赤壁賦在表達形式上較《念奴嬌·赤壁懷古》自由，但在此首詞中，蘇軾卻展現了人生得失的灑脫和從容。

大江東去 今安在哉

全首詞的結構和傳統的宋詞相若：上闕寫景，下闕抒情。他一開首便以「大江東去」起興，利用東去的長江水連結歷史人物，他們都抵不過時間洪流的沖刷，今已不在人世間，哪管他們昔日是如何「風流」。「故壘西邊，人道是，三國周郎赤壁」，點出此處曾是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戰場。看見此古戰場，他想起了「三國周郎」。

眼前的風光，也頗具戰場的威勢：「亂石穿空，驚濤拍岸，捲起千堆雪」，這時的風光和之前兩次又不同，最初平淡如素，第二次藏有暗湧，第三次雲霧波瀾，從不同的角度呈現出赤壁的奇特之處。

前兩句以對偶形式表達了此地的雄奇，山川的結合，霸佔了眼前的視線，看見浪濤拍

打岸邊，形成的千層如雪般的白浪，頗有「無聲勝有聲」的感覺。

風光本無情，觀者自有意。筆下的景色反映了蘇軾內心的澎湃。他一直都是不甘平淡，希望能建立功業，可惜「烏臺詩案」令其原本美好的仕途蒙上了陰霾。他看見如斯景色，不禁喚醒內心的豪情壯志，被貶的遭遇彷彿也不值一提。那個為國為民的蘇軾彷彿又回來了，那個滿腔熱血的蘇軾彷彿又回來了。

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前集》提到：「子瞻佳詞最多，其間傑出者，如『大江東去，浪淘盡、千古風流人物』……凡此十餘詞，皆絕去筆墨畦徑間，直造古人不到處，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嘆。」可見蘇軾的文字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，能完全呈現自己內心的胸襟。

但是他終歸認清事實的真相，蘇軾想到了這如斯美好的江山，曾吸引了多少豪傑為其付出一生，傾盡所有呢？而自己就算是其中之一，面對當下的境況又如何建功立業呢？

此時的蘇軾，內心經過多年的沉澱，開始懂得真正的自我開解。下闕主要是懷人抒情，上闕中提到的周郎，在此起了關鍵作用。在《前赤壁賦》，他也曾想起三國時的曹操，曹操曾經稱雄一方，但「而今安在

哉」？頗有在上闕中「大江東去」的意味。在此處的周瑜氣質非凡、才識高卓，功業美人皆在其手中，的確具有「雄姿英發」的意味。

根據史載，周瑜年方二十四，已成為江東重臣，地位舉足輕重。年已四十八的蘇軾境況，自是不可同日而語。這一種強大的落差，看似是自嘲，但也是一種大解脫。「談笑間，檣櫓灰飛煙滅」，既是指周瑜用兵如神，其實也指出當下在自己談笑之間，周瑜又何嘗不是「灰飛煙滅」呢？在苦悶之中，蘇軾為自己找到了解脫的妙思。

已屆暮年 離開苦痛

孔子曾說：「四十五十有而無聞焉，斯亦不足畏也已。」這時蘇軾正好是孔子所說的年紀。他想自己的坎坷不遇，如何又與周瑜比肩呢？因為他的精神在古戰場上穿梭千年後，又重回現實，所以他便道：「多情應笑我」，此處用了倒裝句式，既切合宋詞體制要求，同時頗有自詡「多情」的意味。「早生華髮」一句，更提醒了自己已屆暮年，應該從苦痛之中走出來。看似是有點消極，卻把自己的悲哀浪漫地呈現。

「人生如夢」，此刻在蘇軾眼中，一切也如夢幻泡影。周瑜的名成利就如夢，自己



被貶遭遇如夢，哪些千古風流的人物又何嘗不是如夢呢？他終於可以在困境擺脫。面對如此境況，他執起酒杯，敬江上明月一杯，以感激大自然為他帶來的慰藉。唐圭璋《唐宋詞選釋》提到：「述弔古之情，別出明月，與江波相映。此境此情，真不知人間何世矣」，可謂精闢矣。

■無論周瑜當年如何名成利就，到了蘇軾的年代都已「灰飛煙滅」，如今只存在於歷史和戲曲當中。



■心台

隔星期三見報

映雪囊螢

元曲初期粗俗 後期含蓄婉約

香港主流學校的中文課程中，秦漢古文、唐詩宋詞都涉獵不少，唯獨元曲一類，似乎較受忽視。教科書觸及不多，傳統學校學生必修的中國語文科考試範圍，也未見元曲進入公開試指定篇章，現今學子認識賞析元曲的機會不多，思之也覺可惜。

元曲，是盛行於元代的戲曲藝術，可分為雜劇和散曲。古人說：「詩莊、詞媚、曲俚」。曲比詩詞俚俗、更接近口語，也更親切。

一般認為曲是由詞發展出來，故稱「詞餘」。其實曲並非直接源出於詞，而是吸收詩、詞的修辭手法，加以更強的音樂感和表演性質。早期元曲風格狂放不羈、玩世不恭，元代文人周德清便以「粗俗」來形容早期元曲的語言。後來則轉變為含蓄婉約，而技巧上也漸着重運用詩歌手法，好似對仗、平仄、用典等，甚或直接融入詩詞名句。

「雜劇」一詞最早見於唐代，泛指歌舞以外諸如雜技等各色節目，和漢代的「百戲」類近。雜劇由故事情節、曲詞、賓白、科介等組成。曲詞是歌唱部分，賓白就是說白，科介是演出提示，規定表演動作和舞台效果。

元雜劇劇本一般由四折組成，「折」即音樂的單元，一套樂曲伴唱一折，所以劇情一般有四大段落。在四折之外，還可以有楔子。楔子常在劇本開頭，作用好比序幕，但也可作為過場戲置於兩折之間。劇本的結尾一般有兩句或四句對子，叫「題目正名」，來總結內容。

《寶娥冤》悲到歐洲

談起雜劇，不得不提關漢卿，關漢卿曾創作雜劇六十餘種，主題涵蓋社會、愛情、歷史。其中《寶娥冤》最為人所熟知。此劇在百多年前便被譯成外文傳至歐洲。王國維曾評道：「把此劇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，亦無愧色。」而王實甫在唐元稹小說《鶯鶯傳》上加以修改，寫成《西廂記》，可說是青出於藍之作，該劇反對舊式婚姻、開創戀愛自由的新風氣。

「散曲」則是一種樂曲的曲詞，可配樂演唱，是元代一種獨有的詩體。根據元代的戲曲藝人傳記《青樓集》所載，元散曲的歌唱有多種形式，像表演演唱、舞蹈伴唱、樂器伴唱等。

元散曲主要有小令和散套兩種。小令原是民間的小調，由單一曲子組

成，文人的小令多半較典雅，民間的小令語言俚俗。散套則用數支曲子組成。如馬致遠的《天淨沙·秋思》該為香港學生熟知（多亦不止於此）：

「枯藤老樹昏鴉，小橋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風瘦馬。夕陽西下，斷腸人在天涯。」

又如張養浩的《山坡羊·潼關懷古》：

「峰巒如聚，波濤如怒，山河表裡潼關路。望西都，意躊躇。」

傷心秦漢經行處，宮闈萬間都做了土。興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」

這些散曲，寫景狀物都清麗可喜，雅俗共賞。今日的學生即使在課本上沒太多機會見到，也值得自己找來讀讀。



■《西廂記》是元劇代表作之一，現今仍是常見劇本。

言必有中

隔星期三見報

考慮對象背景 翻譯需跟文化

翻譯其中一個有趣的地方，是不同譯者會以不同角度入手，過程中會受到個人修養、經歷，以至世界觀等因素所影響，因此即使是同一句句子，經不同人翻譯過後，往往會予人不同的感覺。就以同樣使用中文的內地、台灣和香港為例。

外語電影的中文譯名在不同地方也有不同譯法，本年初在奧斯卡電影頒獎禮中獲頒授「最佳電影」的《The Shape of Water》，在內地及台灣就分別被譯作《水形物語》及《水底情深》，在香港則叫《忘形水》。電影講述啞女伊莉莎如何拋開世俗眼光，與水怪共墮愛河。要在三個譯名之中選擇其一，當然是《忘形水》最合我心意：「忘形」二字表現出主角因愛而衝破枷鎖的意境，「水」道出故事發生之處，三字放在一起則令人聯想起劉德華的名曲《忘情水》，具玩味之餘又不失浪漫情調，亦善用了英語原名中的兩個名詞。

再以去年另一套大熱作品《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, Missouri》為例，內地及台灣分別譯作《三塊廣告牌》及《意外》，香港是《廣告牌殺人事件》。至於近來上映的恐怖片《Hereditary》於內地、台灣及香港則分別叫

作《遺傳厄運》、《宿怨》及《祖孽》，差異頗大，你又覺得哪個較佳呢？

的確，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，我亦比較喜歡香港的譯名，尤其當中「食字」的元素更是十分有趣，印象較深的例子有《毒蛇嚇機》（原名：Snakes on a Plane，台譯《飛機上有蛇》，內地譯《航班蛇患》）及《見習有限者》（原名：The Intern，台譯《高年級實習生》，內地譯《實習生》）等。

不過，走到網上世界看看，不難發現內地及台灣網民對港式譯名都似乎不太受落，有些甚至直指香港的電影譯名「低俗」、「不知所謂」，可見翻譯雖然皆以中文為母語，亦必須考慮到對象的文化背景，確是一門高深的學問。



■《忘形水》劇照。

■梁錦華老師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語言通用教育學部講師
網址：www.hkct.edu.hk/ 聯絡電郵：dlgs@hkct.edu.hk

文筆聊生

學習需要模仿 背書累積素材

「下星期背默《岳陽樓記》！」每次宣佈要背默，同學不是一臉委屈叫苦連天，就是輕嘆一口氣無奈接受。有些愛討價還價的，說着「分兩次默好不好？每次默一段好不好？默不好不要改正好不好？」

不少同學內心都有着「背書無用論」，背來幹什麼？需要做功課的時候再去翻書不就行了嗎？死記硬背，有何可活學活用之處？同樣的狀況好像套用在文史類的科目都適用，背歷史人物無用，背年份無用，認為那些資料都是死的，上網按個鍵便能查得一清二楚，花時間去記的都是書呆子。所謂「背死書，死背書，背書死」，這某程度是背書所背負的原罪。

記誦不分科目

其實，絕大多數知識的吸收都是由記誦開始。數學的方程式是記的，我不懂如何證明畢氏定理，但我知道直角三角形的邊長就是 $a^2 + b^2 = c^2$ 。我不知道 π 為什麼是3.14，但我懂得用它來計算圓面積。元素周期表是背的吧？經濟學上也有一大堆的定義要背，什麼是機會成本，什麼是供求定理。連記得都做不到，怎麼談理解，怎麼談融會貫通？

有人又會質疑，方程可以應用，定理可以依從，背一筐筐的古文有何意義？背誦有沒有意義，其實在乎背的人在用什麼心態去背。我還真看過同學背古文的時候，可以不

求甚解到不僅不明白字義，甚至連字音也只是有邊讀邊，找個方便易記的音讀，這樣背書就像要你背上自己不懂的一堆亂碼一樣，就是勉強撐得過默書，也不能真正將所背的文字收歸己用，那確然是在浪費時間。

背書從來都不是學習的目的，而是學習的方法和過程。學習常常由模仿開始，背書就是在很親近的距離讓我們熟習和理解文字。只要選對了素材，就能慢慢將優秀的文字素材累積，加深理解，以至能應用。

體會文化價值觀

除了文字以外，我們還能體味當中的文化以至價值觀。如宋詞用的字典雅，感情婉約，秦觀《鵲橋仙》「金風玉露一相逢，便勝卻人間無數」，「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」，談的是七夕典故，也是種愛情哲學。

讀李白，除了「黃河之水天上來」的浪漫奇詭，有「將進酒君莫停」的豪氣，也有「抽刀斷水水更流，舉杯消愁愁更愁」的哲理思考。

不背過屈原的《離騷》，不會理解那種詰屈聱牙；多背背《詩經》，你會喜歡上那種直率真摯的百姓生活的側寫。

什麼是語言節奏的優美？來背背如《歸去來辭》等辭賦吧；更不用說「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成

一家之言」的《史記》了。

讀古文借古鑑今

很多人認為古文是「古事」，讀來無謂，讀書，理性上能借古鑑今，情感上就更加是一體互通，《詩經》有《碩鼠》言官吏中飽私囊下的百姓生活；有《月出》、《關雎》談男子對女性的愛戀傾慕。古往今來，又有幾多文學作品無不關乎親情、愛情、友情、和哲理思考等共通情感？不過是表達方式隨時而變而已。

杜甫「讀書破萬卷」，韓愈「口不絕吟於六義之文，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」。錢鍾書學貫中西，寫下了學術評論巨著《管錐篇》，梁實秋的散文亦旁徵博引，順手捻來，自然有道。

當然，現在網上資源豐富，什麼詩詞歌賦全集都有，但若每次要用的時候才慢慢去找，總不及在腦裡直接掏出來得方便和瀟灑。說穿了，要扣上死記硬背的帽子，背書的最大死因其實應該是「悶」，不夠快樂。

我倒不是反對快樂學習，但事實上，若果快樂是學習的元素，那「刻苦」至少也應該有同樣的地位。學習要練琴考樂理，做運動要練技術操體能，不斷練習的過程與背書同樣的悶，到得心應手之時自能享受喜悅。只強調學習要快樂，卻無視其刻苦面，很多時只是讓自己偷懶的藉口而已。

■莊志恒 中學中文科老師

古文百科

星期三見報

歲星

古人認為木星在黃道帶裡每年經過一「次」，十二年運行一周天，所以叫「歲星」，並用以紀年。

每「次」都有特定的名稱。這種紀年法叫「歲星紀年」。唐柳宗元《捕蛇者說》：「其始，太醫以王命聚之，歲賦其二。」又：「自吾氏三世居是鄉，積於今六十歲矣。」清方苞《獄中雜記》：「每歲大決，勾者十三四，留者十六七，皆縛至西市待命。」以上句中的「歲」，都是以歲星紀年，「年」稱作「歲」。

辰星

水星古代又叫作「辰星」。
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「辰星之色：春，青黃；夏，赤白；秋，青白，而歲熟；冬，黃而不明。」先秦古籍中談到天象時提到「水」，並非指行星中的水星，而是恒星中的定星（營室）。如《左傳·莊公二十九年》：「水昏正而歲，日至而畢。」孔穎達疏：「水昏正，謂十月定星昏而正時也。」歲，指辰星四根木柱。古代所說的辰星，不一定指水星。西漢蘇武《詩四首》：「昔為鴛與鴦，今

為參與辰。」又：「參辰皆已沒，去從此辭。」這裡的辰，指的是北辰，北極星。

熒惑

火星表面大部分呈紅色，熒熒像火，亮度常有變化，而且在天空中有時從西向東，有時又從東向西，令人迷惑，所以古人又稱之為「熒惑」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先秦古籍裡談到天象時所說的「火」，不一定指行星中的火星，而是指恒星中的「大火」。

填星 鎮星

土星每二十八年運行一周天，每年填滿了二十八宿中的一宿，所以古名又叫「填星」。
又好像每年鎮壓了二十八宿中的一宿，所以古名又叫「鎮星」。

星宿

「星宿」是鄰近的若干個星的集合，不是指一顆一顆的星星。
古人把比較靠近的若干個星假想地聯繫起來，給以一個特殊的名稱，如畢、參、井、翼、軫等，後世又名「星官」。

書籍簡介：

本書從天文曆法、教育科舉、宮室車馬、服飾器物等方面列舉了近千組古代文化詞彙，讓讀者一覽中國古代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之概貌。

